视频链接: 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e8411f7pH?p=5&vd\_source=9d1b2c54381adb90da533b11c1571745

旁白:

晴朗的青空下，一架国际航班缓缓降落在光启市的机场。

熟悉的城市缩影随着降落慢慢消失在舷窗，查理苏随手打开手机，收到了一堆新消息提示。

最先跳出的是光启市的游客欢迎短信，然后是老何发来的出站口位置。

恰逢休假，又接近母亲的忌日，想到两年都没有回来，查理苏终手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刚走出到达大厅，他就一眼看见了乐呵呵举着块欢迎牌的老何。

竟然还是两年前的那块，上面花里胡哨地写着:欢迎查理苏医生莅临光启市第一人民医院交流指导。

查理苏:

这块牌子你们还没有扔呢？

旁白:

查理苏走过去，摘下了墨镜看着跟两年前相比，并没有多少变化的老何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好久不见！

何医生:

好久不见Charlie。辻我看看，长高了，也变壮了。

查理苏:

我都奔三的人了，怎么长高啊。你根本就是只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。

何医生:

谁让你两年都不回来。

查理苏:

手头的工作太忙了，抽不出空。

旁白:

老何拍拍他的肩膀，点头表示理解。

何医生:

不过也是，你这个年纪，正好是忙事业的时候。

走吧，你何婶己经在家等你老半天了

旁白:

回去的车窗外一路的景色还保留着几年前的影子。

虽然他在这座城市只待了四年多的时间，但重回故里依然有种亲切的熟悉感。

何医生:

怎么样，是不是跟之前比又变了一些？

旁白:

老何一边开车，一边给他介绍新规划的公园商场，未了感慨一声。

何医生 :

现在的世界变得可真快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认不出来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想起过去的事，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些记忆都已经有些模糊了。

老何的家在一处医院家属区，还没进屋，楼道里就已经见排骨汤的飘香，很有家的味道。

何医生:

老婆，我们回来了。

旁白:

系着围裙的何妽急忙从厨房里出来，满脸带笑地跟查理苏打招呼。

何婶:

盼了半天你可算来了，让我瞧瞧，这孩子越来越俊了！

饿了没？坐了那么久飞机累不累？

我们家老头子出门也不知道给你带点吃的垫垫肚子。

我炖了排骨汤，又做了红烧猪蹄和佛跳墙，就等你开饭了！

查理苏:

何姨你对我太好了 ，让我抱抱。

怎么我每次回来看你都比以前年轻几岁，现在就像我姐姐。

何婶:

婶就爱听你讲话！不过怎么就你一人，没带对象？

你这也不年轻了，男人过了三十就不好找对象，抓紧时间。

趁我还年轻，还能给你们带带孩子。

那保姆都是外人 ，不能指望他们认真带小孩。

查理苏:

国家不包分配，我只能一个人回来了

旁白:

老何将查理苏的行李拿进客房，出来时听见这话摇了摇头。

何医生:

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医生工作忙，哪有时间找对象？

旁白:

何婶眼睛一瞪，神色颇为不满。

何婶:

全天下谁有你忙？Charlie才不会像你一样，不顾家里成天只顾着医院。

好好不容易喊你过个节，晚上又被叫出去就没了影子.

何医生:

Charlie你别听她说的。

缘分呐该来时怎么挡都挡不住，现在没有说明还没到时候。

旁白:

查理苏听着他们吵吵，也不掺和，只是笑着点头。

何家的氛围很好，老何常常忙着医院的工作，何婶已经退休，每天出门跳舞遛狗打麻将

活得轻松自在。

两人约定好，等有时间，就一起出去爬山玩水，经常让他们的儿子高呼“虐狗”

留给他的客房和两年前并没有改变，床上的被子显然是刚晒过，还带着阳光的味道。

这一晚查理苏睡得很好，这里远比国外那座只能叫作房子的地方更能给他家的感觉。

次日醒来时，也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，查理苏在附近小摊吃了 顿叉烧肠粉作为早餐，便独自来到了一座长满青草的山坡。

山坡顶上还残留着一些火烧过的断壁残垣，早就被茂密的荒草覆盖。

风吹过时，满眼起伏的绿意就仿佛是一波接一波的潮汐。

查理苏静静坐在山头上，任由阳光披落在膚头循着耳畔风的声音，仿佛回忆起了过去。

记忆中那个被火吞没的身影，早已经有些模糊不清。

唯独时间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，，这里也不例外

查理苏:

我走了，下次再回来看你。

旁白:

他站起身，潇洒地朝身后摆摆手，离开了这座山坡。

半个小时后，查理苏的车停在了一间高档餐厅前。

餐厅门口站著几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入，他刚下车，其中那个长相清俊的黑发青年就热情地冲他挥手。

孟泽洋:

Charlie，这儿。听说你每天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加班，忙得要死要活。

我以为你都累憔悴了，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帅！

查理苏:

你也一样，只不过比我还差一点。

昨晚怎么没看见你？又去哪儿鬼混了？

孟泽洋:

别提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妈的德行，天天催着我找对象。

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。

旁白:

孟泽洋指着身边的那几个人介绍给查理苏，他们都是家里非富即贵的二代，跟他有些生意来

往。

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红发少年热情地朝查理苏举起手。

红发少年:

你好，我叫江灿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原来你就是小洋子经常提到的查医生。

查理苏:

幸会。

旁白:

两年前，查理苏受何医生代表的光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邀请，回来帮一位重度烧伤的病人做

手术

手术非常顺利，查理苏也意外跟那位患者的儿子投缘，两个人成为了朋友。

这些年，孟泽洋在国内做天使投资人，同时也帮他在光启市投资了好几处产业。

孟泽洋:

Charlie，这次你回国打算待几天？我正好带你去看看那些产业。

查理苏:

我的假期不长，过几天就要回去了。

江灿:

我说你既然赚到那么多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做医生？

旁白:

江灿盯着查理苏，倒是没什么恶意，就是纯粹的好奇。

孟泽洋:

去去，那是你们目光短浅！

Charlie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医生。

我爸都夸他天才，这样的人做生意才是暴殄天物！

富二代A:

做生意有什么不好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躺在我爸赚的钞票上混吃等死。

富二代B:

哎，谁不是呢！

旁白:

查理苏跟着孟泽洋这群狐朋狗友吃吃喝喝，各种无意义的话题从货币政策一直跳到牛排的风味。

他微微翘起嘴角，很轻易就融入了这群人中，几句话下来都已经开始称兄道弟。

他一直紧绷的弦像是也受到感染，在这个环境里变得放松了许多

有一瞬间，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: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。

江灿:

查哥，下次再约啊！

旁白:

一群人分开各自归家，查理苏也开车来到了一处旧城区的老房子。

这座房子静静位立在夕阳里，墙沿爬上的青苔给它增添了几分沧桑的痕迹。

他掏出钥匙不太熟练地打开门，空气中飘起的积尘让他打了几个喷嚏。

光线从推开的门洒进客厅，就像一条金色的通道

往常在通道的尽头，总有一个人在等着他。

查理苏怔了一会儿，才轻轻关上门

查理苏:

我回来了。

旁白:

他举步慢慢朝里面走去，玄关柜上摆放着一只空空的花瓶，菱形的复古地砖残留着时光摩挲的痕迹，轻盈的纱帘已经有些泛黄……

再往里，曾经布置得温馨浪漫的小客厅尽数被一层白布所遮盖。

它就这样清晰地从久远的回忆中跳出来，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

查理苏揭开沙发上的布，坐了下来，沙发发出咯吱一声轻响。

空气中带着淡淡腐朽的气味，他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从前。

这是他离开后第一次回来这里，一晃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……他也从一个无能为力的孩子，独自长大成人。

突然，门口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查理苏猛地睁开了眼睛。

他几步走到门口，正好跟打开门的人撞面。一时间，两个人都愣住了。

那是一个陌生的女人，看起来四五十岁的模样

气质温婉又带着几分不好接近的疏离。

她的眼睛里最先流露出恐慌和忌惮，防备地向后退了半步。

中年女人:

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

旁白:

还不等得到回答，她又忽然像是反应了过来，脸色一变转身就走。

查理苏已经先一步拦住了她，心里有了隐隐的推测。

查理苏:

看样子你也许已经认出我来了？

我是查理苏。

旁白:

女人转过身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 仿佛透过他看见了其他的东西。

中年女人:

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我是你妈妈过去的朋友，舒云，你可以叫我一声舒姨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来这里祭拜她。

旁白:

两个人在客厅里坐下，各自带着一份怀念。

查理苏:

舒姨，谢谢你每年都来祭拜她。

舒云:

其实我一直觉得她没有离去。

可能是我始终没有放下吧，也不愿意相信天赋极高的灵族会这么轻易离去。

旁白:

在与她的交谈中，查理苏得知自己的母亲在灵族中名唤義和。舒云眼里泛着泪光，很快又用手背拭去。

舒云:

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

查理苏:

没关系，如果妈妈知道有朋友一直记着她，她会很高兴的。

舒云:

当年那件事后，你们就直接离开了我都没来得及过来看你.

旁白:

似乎怕勾起查理苏不好的回忆，她停住这个话题，没有再说下去

舒云:

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离开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跟着她站起身来。

查理苏:

我送你回去。

不必了，我住的地方外人进不去。

舒云:

这是我的号码，如果你遇到什么不懂的事，可以来问我。

旁白:

她拿出一张只写了姓名电话的名片留下，就有些匆忙地离开了。

查理苏望着她的背影，隐约想到了当年的事。

那一晚，查理苏久违地梦到了妈妈。

他们还生活在那栋房子里，清晨的风吹动客厅的纱帘，妈妈微笑着回头叫他吃早餐，

幼时的他抱着妈妈的腰撒娇，等到妈妈用手心揉揉他的脑袋才肯作罢。

可等到梦醒，却只有怅然若失。